

裟椤双树
著

浮生物语

壹

THE STORY OF
FLEETING LIFE



THE STORY OF FLEETING LIFE

浮生物語

裟椤双树著

壹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浮生物语.1 / 裴椤双树著. -- 修订本. -- 武汉 :
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7.9
ISBN 978-7-5354-9599-0

I. ①浮… II. ①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75808 号

特约编辑：万旭进 付 阳

责任编辑：曹 程 孙晓雪

责任校对：陈 瑕

装帧设计：陈 启 余璐杉

责任印制：邱 莉 胡丽平

出版： 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：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：430070

发行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：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：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开本：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：22 插页：5 页

版次：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：400 千字

定价：39.80 元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（举报电话：027—87679308 87679310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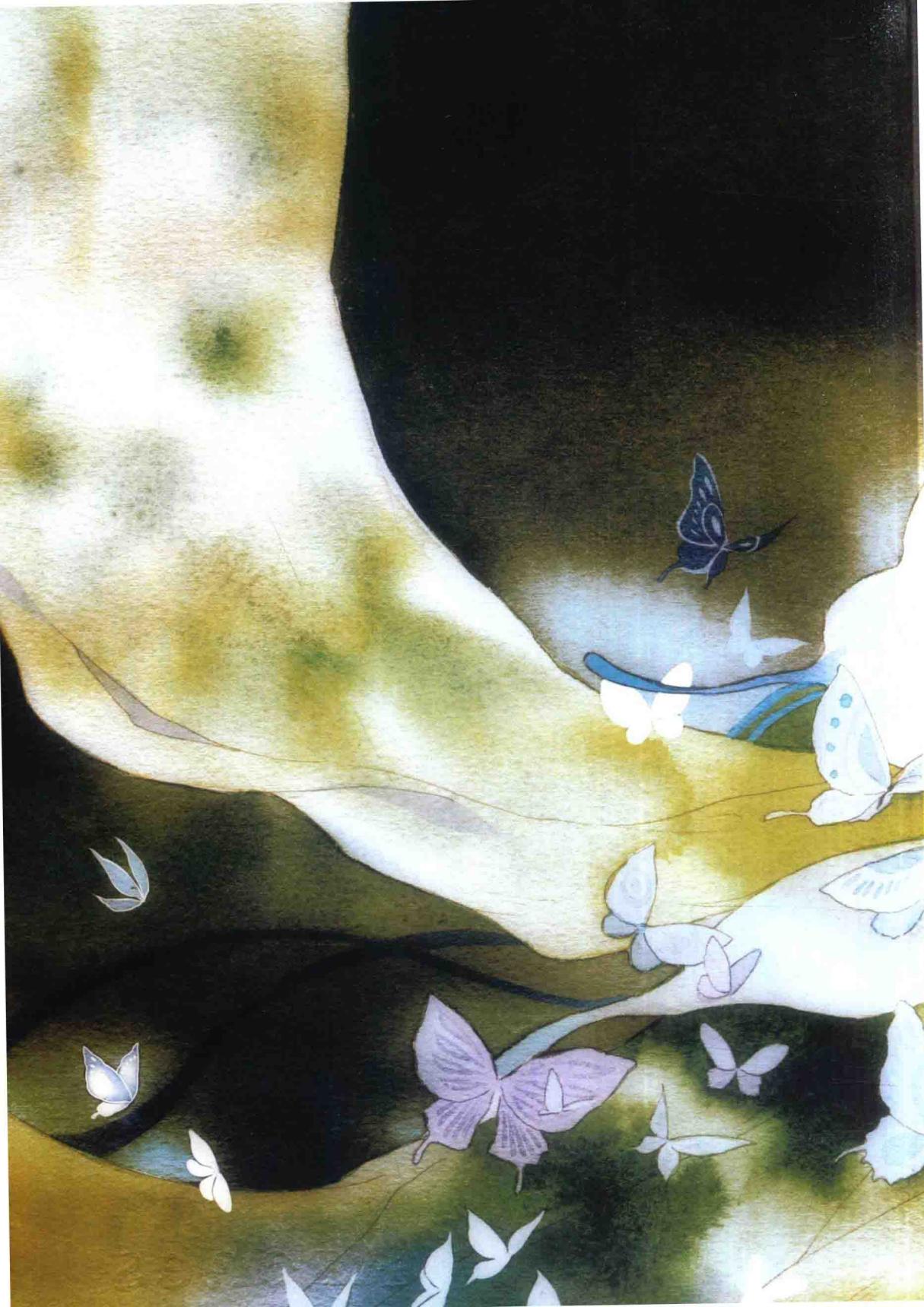
（图书出现印装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）

知音动漫图书 · 新阅坊 |  新阅坊

ZHI YIN COMIC BOOK 以梦想之名点燃阅读

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longbook.com







浮生物語

Written by 裝桼双树

Illustrated by 鹿菏

THE STORY OF FLEETING LIFE

壹



这是一杯叫作浮生的茶，味道非常的苦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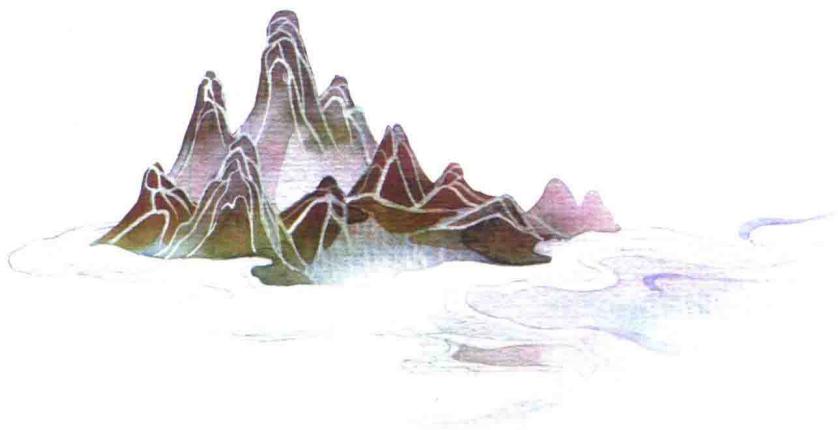
但苦过之后，是最深长的甘甜。

不尝苦，何有甘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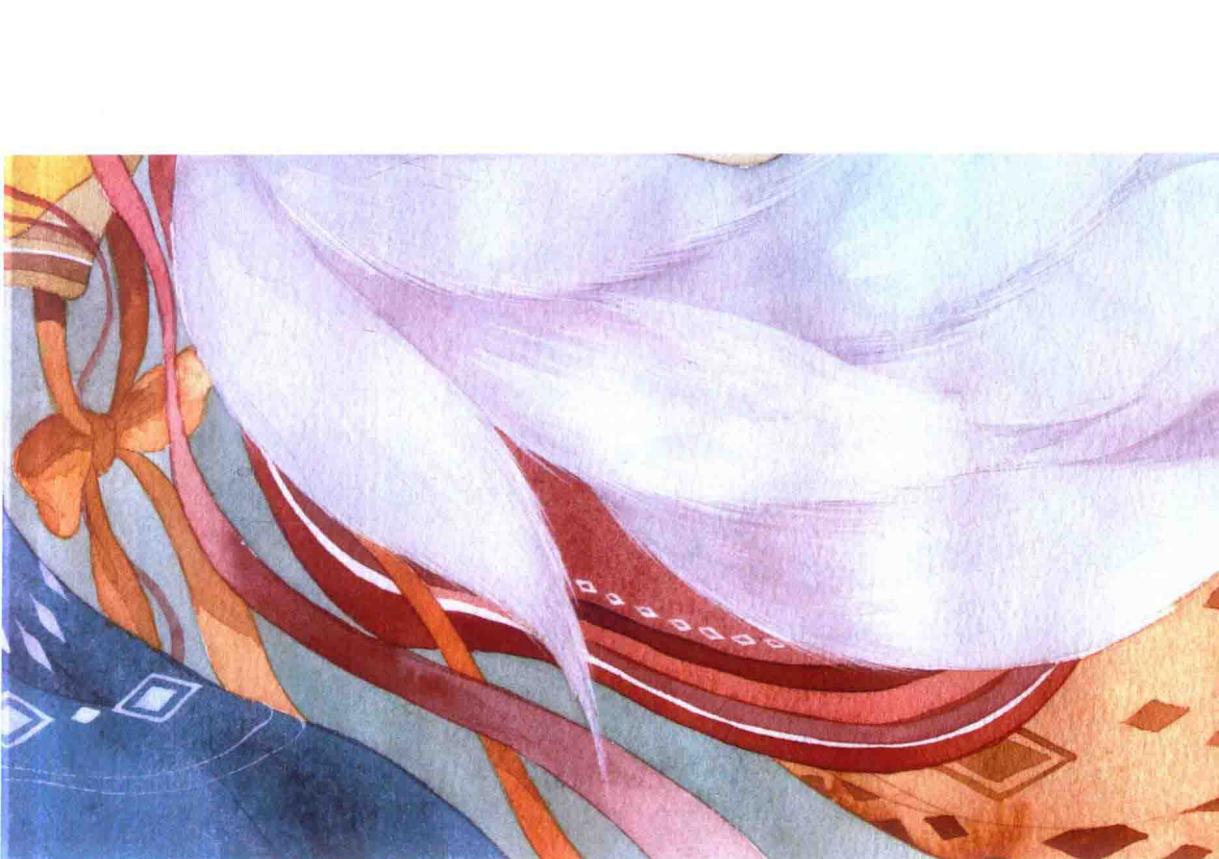
人生本就是甘苦与共的一段旅程。

谨以此文，献给所有在人生旅途上跋涉的人们。





知音动漫图书·新阅坊出品
《漫客小说绘》书系



目录

| | | | | | | |
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
| 第六章 | 第五章 | 第四章 | 第三章 | 第二章 | 第一章 | 序章 |
| 灵犀 | 夜蝶 | 狐守 | 猎狮 | 鱼爱 | 长生 | |
| 129 | 099 | 075 | 045 | 025 | 007 | 001 |



后 番 外

349 341

| | |
|------|----|
| 第七章 | 无相 |
| 第八章 | 骨石 |
| 第九章 | 九厥 |
| 第十章 | 暮声 |
| 第十一章 | 敖炽 |
| 第十二章 | 龙树 |

211 185 155

序章

一场偶遇，一丝恻隐，
子森改变了一只树妖的命运。
可是，谁又知晓，在那个月色盈盈的夏夜，
被改变的，岂止是树妖的命运。





他最擅长酿酒。

这爱好始于无数个千年之前。

太多人以求得他一杯琼浆为莫大幸事，缓缓咽，细细品，芳香馥郁，流畅肺腑，整个世界的美妙都融在里头。

但，没有一杯酒的味道是相同的。

他说，他的酒没有雷同，因为喝酒的人总是不一样的。

今天，又有讨酒的人慕名而来。

他的酒柜里，最高那一层摆着三个碧玺镶翠玲珑壶，每只酒壶，都有一片雕成树叶形状的精致盖子，当光线穿过半透明的瓶身时，里头的液体似在回转流动，静谧之下，美轮美奂。

客人想要这三瓶，他说，非卖品，为一友而酿，只等她归来取之。

三个酒壶上，各刻有两字——

一为“染尘”，二为“荆途”，三为“不停”。

这是它们的名字。他微笑着讲。

能让他费如此心思，为之专酿美酒的人，让客人既羡慕，又好奇。

这个“她”，是一段怎样的故事？

客人同意换别的酒，以他讲出这故事为条件。

“这可能是一段很长的故事。”他靠在酒柜前笑着对客人讲，那一头湖蓝色的头发，在光线的摇曳下格外动人。

我酿这一瓶酒时，正是浮珑山最好的时节。这座世上最高的山，处处灵气四溢，连一块石头，一条山溪，树草花鸟，都有与众不同的盎然生机。但，最大的奇迹，还是山顶那棵树。

这棵树，曾是浮珑山顶最引人注目的风景，树干修长，枝叶繁茂，满目的碧绿剔透，到了夜间，还有五色光华自树身中层叠而出，风动枝摇，曼妙无双。无数凡人将这棵与众不同的树认定为“神”，执拗地相信它可以实现他们的愿望，赐予无上的幸福。他们不顾一切，在绝壁上攀爬，只为将手中锦线挂到“神树”之上，哪怕以失足墮崖为代价，也要以这种方式乞求“神”的庇佑。

可，树不是神，它只是一只无法自由活动的树妖，它孤独，也寂寞，寂寞到搜集人类的崇拜为“填充”自己的食粮，哪怕山脚下的白骨越积越多，它也不愿放弃自欺也欺人的生活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连它自己都以为永不会更改的生命轨迹，会在那个清朗的夏夜，被一个人导入另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。

子淼，天界上仙，四方水神，掌司天下江河湖海，用他指尖那一滴晶莹的水珠，切断了树妖任性妄为、孤独重复的过去。至此之后，浮珑山上少了一棵“神树”，多了一个名为裟椤的小丫头，以侍女之名，跟随他左右，山中修习，时光静好。

裟椤这名字，是子淼取的，这水一般温和慧黠的男子，赐她人形，将她从寸步难移的树身中解脱，教她各样法术，教她世间道理，教她懂得万物有灵，生命无价。为免再有人类误会，他施法隐去了她的树身，亦为她种下一株名曰“无色”的花，一年一开，花期一日，提醒她，每到花开之时，需回到真身之中十二个时辰，方可保持人形，平安一世。

子淼对她，如上仙之于妖怪，男人之于女子，无微不至。

子淼乃我挚友，在他领着小树妖于浮珑山中修行的日子里，我常去找他下棋，顺便讨来一些稀少珍贵的水源以做酿酒之用，有一位身为水神的挚友，便有这样的好处。

我最喜欢逗那初涉人世的小树妖，看她拙手笨脚，却又满心欢喜地为子淼跑前跑后。从那双漂亮的眼睛里，我轻易看出，小树妖的眼里，子淼就是她的整个世界。

然而，我隐隐有一些不安。

不过一场偶遇，一丝恻隐，子淼改变了一只树妖的命运。可是，谁又知晓，在那个



月色盈盈的夏夜，被改变的，岂止是树妖的命运。

树妖裟椤，从一棵毫无自由、孤立山巅的树，被子淼一手拉入活色生香的尘世，以一个真正的女子的形态与心灵。

这只是个开始。

等待她学习的东西太多，包括尘世之中，辗转不去的爱恨喜恶，情愫万千。

树妖裟椤，注定是个一生与故事相伴的女子。

我悄悄替她酿了第一壶酒，并管这壶酒叫“染尘”。

| 荆途 |

神仙犯错，凡人遭殃。

不过是与凡间女子的一场爱恋，天界诸神却以人间大旱三年为“礼物”相赠。受害的是无辜人类，惩戒的却是水神子淼。

当他决定以全部真元化为甘霖润泽人间时，他来找我，将一个人的安危与未来托付于我。他说，裟椤，那个爱恨喜怒都在脸上的小丫头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亲人。

我知道，“亲人”这个词，于树妖来讲，不啻一把插进心窝的利刃。

子淼一直是她认定的所有。他对她那么好。

她自然而然地坚信着，对方在她心中的位置，与她在对方心中的位置是完全相同的。

直到，她知道自己的模样，是他照着他心目中最爱的那个女子而赐给她时，她愣住，沉默，继而爆发。

她认定那是一种屈辱，她以为朝夕相对的日子，是她跟他之间最真诚的快乐，原来，却只是一个连脸孔都不属于自己的替身。

当她看到那个与自己有着相同容貌的女子，依偎在子淼怀中的情景，她连呼吸都无力完成。与子淼的最后一次相见，结束在他淡淡的叹息，与她绝望离开的脚步中。

那片她走过的树林，顷刻从青翠欲滴，变得枯黄败落，她的心，也是同样境地。

那一天，我与她站在浮珑山巅，我必须告诉她实话，眼前这场雨，是子淼的真元。大旱已解，他却永远不可能再回来了。

我第一次看到她流泪的模样。

子淼，身为水神，掌司天下之水，唯独她的泪水，是他永不能掌控的例外。

子淼消失，她的世界濒临坍塌，而我却悄悄离开了，因为我清楚，有个人比我更适合照顾她。

在子焱跌出她的世界时，陪在她身边的，一直是那条霸气无边却口硬心软的孽龙。

孽龙并非妖孽，系出东海龙族，更是龙王嫡孙，大名敖炽。东海龙族，身份高贵，不输神佛，本为降妖除魔护卫天下而生。当初，只怪敖炽任性贪玩，在一片湖泊中兴风作浪，以致水淹城池，死伤无数，子焱出手降伏，重伤于他，而小树妖与这孽龙的相识，便是始于这一场黑白对，水火之势。

负伤的敖炽，从子焱眼前抓走裟椤，将她关在与外界隔断的无望海中，终日以各种恶毒言行打击这个不肯低头于他，甚至还打了他一耳光的小女子。而她，依然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回敬他的“恶毒”，毫不让步。

相似的人，最容易相斥，却也最易相融。所谓冤家，当属敖炽与裟椤。

无望海中的这段时光，是命运赐予的又一个转折。

若不是敖炽时时陪在身边，强迫她按时回到真身之中，世上也不会再有裟椤这只树妖。

她与子焱相处三十年，换来数年的长痛不息，是敖炽的不离不弃，将她渐渐带出了那段已该入土的悲伤回忆。

一个傲气天成，以强势命令他人为习惯，一个内里执拗，不为任何压迫低头，多年来，我看他们之间太多次的争吵与战争。我也看到敖炽一遍又一遍教她各种法术，一边骂她笨骂她烦人，一边想尽办法让她开心。

千年时光，他们都在不知不觉中学着成长，虽然这个过程，并不轻松。

他们两个，应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应该在一起，以恋人的身份。

可是，千年过去，裟椤还是裟椤，敖炽还是敖炽，两个人还是针锋相对。

柔软一次，妥协一次，诚实面对自己的感情一次，就这么难？

那一天，敖炽消失了。

谁也不知道原因，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

裟椤对我说，他爱死多远死多远。

我却从她的眼睛里，看到了真诚的焦虑与惶惑。

上千年的相依为命，定要到分开之后，才得到验证。

当我得知敖炽失踪的消息时，正在酿第二壶酒，除了“荆途”，我不愿给它起别的名字。

| 不停 |

敖炽失踪后的二十年间，裟椤终日东奔西走，在世界各地不停穿梭，似乎永远都停不下脚步。问她是不是在寻找敖炽的下落，她永远都否认。